

自行车的变迁

蒋光则

傍晚散步时,遇到儿时好友在陪其女儿练骑自行车,他女儿休息时,我们聊起了记忆中的自行车。

上世纪70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被列为“三大件”,是一个家庭是否富裕的象征。无论繁华都市,抑或穷乡僻壤,人人以拥有一辆自行车为傲;女孩子找的对象如果有辆自行车,则引来一群驻足羡慕的眼神。

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1983年买的,是28吋黑色的海狮牌载重自行车。在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自行车是凭票供应的奢侈品,为了弄到自行车票,家里托了很多关系。自行车是三哥去买的,三哥将自行车买回家后,村里着实热闹了几天,不亚于现在的宝马、奔驰开回家。大家来看时,哥哥就像个解说员似的,这个叫龙头、这个是刹车、这个是车脚;姐姐找来了几小块红布做成一朵红花绑在车龙头上,三哥更是将自行车擦得一尘不染。

车子买来后需及时向当地

派出所登记办证上牌,派出所会在车把手中间和三角架的中轴上都打上钢印,并发给车主一本自行车证,相当于现在的汽车行驶证。我家的自行车是全村第2辆自行车,此前村里只有一个当干部的人有辆公家发给他的自行车。我家的自行车成了名副其实的“香饽饽”,谁家办个喜事、有个急事,我家的自行车总爱“抛头露面”。那时,自行车是小偷作案的“对象”,必须配锁,有的人还会给自行车办理保险。我家车钥匙是由爸爸管着的,要是谁来借车,爸爸会先让人骑给他看看熟不熟练,不熟练的人爸爸就不借;别人来还自行车时,哥哥也会仔细检查一遍。自行车买来后,练骑车成了我们最喜欢的事。每次练车都要征得爸爸同意,一个人练,一个人帮忙在后面扶着车后架;若三哥在家里,老远就能听见他的大嗓门,“眼睛看前面,身子坐正,腰不要歪掉、双手用力一样”。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自行车逐渐成为老百姓最重要、最普及的代步工具。每天清晨和日落时分,上下

班的自行车洪流成了最为壮观的靓丽风景。有统计数据显示,到1993年,中国城市自行车平均保有量达到顶峰,每百户家庭拥有197辆,“自行车王国”由此得名。

进入21世纪后,依靠人力来提供动力的自行车,已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的出行需求,越来越多的摩托车、电瓶车、小汽车开始逐渐进入普通家庭,自行车的命运急转直下。自行车不再是“财富”的象征,骑自行车出行比例逐年下降。自行车主人的脸上也没了昔日的洋气和自豪,更多的是奔走于生活中的一种疲惫。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自行车单一的代步功能衍变成了时尚、运动、休闲、健身的新定位。千篇一律的黑白式自行车逐渐被色彩艳丽的新式自行车取代,捷安特、美利达、崔克等洋品牌使“永久、凤凰、飞鸽”等传统品牌不再独享殊荣。各种标新立异的山地车、折叠车、休闲车、变速赛车更是层出不穷;让自行车摆脱了落后、廉价象征,成了高效便捷、青春时尚的

代名词。全国各地的自行车赛事、骑行活动也犹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尤其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宫金杰/钟天使组合夺冠、为中国拿到史上第一枚自行车奥运金牌后,一度被打入“冷宫”的自行车重新回到了公众视线。

近年来,随着环保“革命”的兴起,自行车成了低碳环保、绿色出行的代言人;公共自行车、共享自行车更是成了新时尚,扫码骑行、手机付费的共享自行车在各大城市风生水起,我们千岛湖的“小绿”也赶上了时髦,既解决了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的交通便捷,又如同繁星点缀了城市道路。

自行车,阅尽世间沧桑,历经岁月洗礼,虽沉浮多年,但依然精神抖擞。联合国也将每年的6月3日设为“世界自行车日”,希望人们骑自行车出行来促进环境改善和身体锻炼。千岛湖的骑行绿道建设更是为自行车提供了新舞台,为千岛湖的旅游增添了新意。骑自行车不再是过时的交通方式,而是象征回归自然和时代进步的“新宠”。



落花流水

亦泽

父亲

王丰

父亲身体瘦小,小学毕业后在家劳动。爷爷怜悯他下田地做农活苦,托人给找了位织布师傅教育父亲学织布。织布师傅属乡间手艺人,出师后可“吃人家热的(三餐供饭),拿人家冷的(拿工钱)”,省了下田入地,日晒雨淋,是快活点的行当。

父亲学织布学了年把左右,国家刚解放,急需文化人才,国家在义乌办起了一座简易师范,培养急需的乡村小学教师。简易师范春季开始招生,我的姑父在学校当教师,听到消息后,翻山越岭赶到我家,力劝爷爷让还在学织布的父亲去报考。爷爷很为难。爷爷生养了五女二男共七个孩子,除去嫁出去的两个大女儿,家里还有五个。父亲是老大,手艺学成了可以担走一部分家庭负担,且父亲刚完婚,婚后也会生儿育女的,再去读书不但手艺半废而且还要掏钱,况且家里也实在拿不出钱来,怎么才好呢?

我母亲开口说:让他去考,我抽屈肚里还有五个铜板(应该

是袁大头),嫁过来带来的,拿去换钞票。

父亲歇了织布,报考了义乌简易师范,一考而中。父亲在义乌简易师范速读了一年,毕业后回到了老家,分在一个叫洞源村的山村里教书。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教学生涯里,父亲都是任教在大山深处,半山腰的山村小学:山足、棚里、银山、柿坪,这些个村子都在大山上或深山脚,距家近者二十里地,远者三十几里,路远山险,十分不便。并不是领导刻意安排他去这些学校,是父亲刻意要求去这些学校。父亲打的算盘是:深山坞里有柴有炭可斫可烧,家里缺柴炭。我们也有兄弟姊妹四个,生活艰辛着。

父亲退休后,在家又成了农民,整天忙在责任田地里:挑猪粪、择稗、割草、插秧样样都干。村子里人说他:“你退休了,有退休工资的还那么拼命做,何苦啊?”父亲笑笑:“我不是退休,是退做,哈哈,哈哈。”

有一年,父亲得了肺炎,在家拖了一个多月,咳嗽越来越厉害。我回家逼着他赶船到县城

第一医院医治,医生诊断后开出了住院单。父亲住院的消息传到了在县城工作的亲眷耳里,它们拿来“双宝素”“人参精”看望他。我隔了两个星期到县城医院去看父亲,见他的病床柜子上堆满了这两样补品,问他:“你怎么不吃的?”父亲笑一笑说:“留着给你弟弟,他谈对象要用礼物的。”

那年,我大弟弟正谈着邻村一个姑娘。

那年,乡村时兴拿“双宝素”“人参精”这样的礼物。

父亲好酒(喜欢喝酒),他退休工资也不高,家里还有个弟弟在读书,经济还是紧张。他就喝柜台酒,到村里小店,倚了柜台,一次打一两最多打二两,抬起碗仰脖“咕咚”一口下肚。父亲一天要喝四五次,总是上半个月酒钱可现付,下半个月就只能赊账了。有时他自嘲自责着“好酒贪杯,好酒贪杯,真没出息。”他那么些年纪啦,还要有什么出息呢?

有一年临近过年,家里杀了年猪,我回家时买了瓶“羊羔补酒”给他,意思是想叫他自己慢

慢喝。在老家,杀年猪时一个村子了都请来请去的,我家请了一桌,父亲把那瓶“羊羔补酒”拿出来招待了大家。过后我说他“‘羊羔补酒’是给你喝的,你怎么拿出来给大家喝呢?”,父亲笑一笑说“大家喝一样的,只要大家高兴”。

我见过父亲哭泣。

奶奶八十三岁那年去世了,父亲趴在堂前那张八仙桌上大声嚎哭:“姐!(父亲叫我奶奶为姐的),再叫我怎么办才好?姐!”

父亲对奶奶孝顺。奶奶是一小脚妇人,上了年纪后半夜总要上一次厕所,家里的厕所又做在猪栏屋里,离住屋有段路,父亲每一天傍晚就拎一只洗净了的尿桶放到奶奶的房间里,第二天,一天亮又拎去厕所倒掉洗干净,天天如此,一直到奶奶过世。

有一次我和大弟为了一件事吵架,父亲在我们身边也不过来劝劝,只说了一句:“兄弟怎么好吵架呀?”说完号啕大哭起来。

斯人已逝,哭声不再。

父亲,祝您一切安好!

清明祭

章建胜

不知是哪朝哪代,立下规矩:清明祭祖。清明节祭祖,前三后七,是祖上传下来的祭祖扫墓规矩,自清明被国家定为法定假日后,这些年我给自己立下规矩,祭祖扫墓为正清明这天。因为既定节日才享有祭祀的浓厚氛围。

到了清明的那一天,我便带上准备好的斋饭、白酒及三个酒杯,再带上锄头和扫把,怀着虔诚、敬畏、感恩的心去给祖先扫墓。按习俗惯例,先把祖坟四周清理干净,再给坟上添添土,打扫拜坛,然后在坟头插上鲜花,摆好斋饭、斟上酒,接下来的程序就是在墓碑前方燃香,举过头顶,三叩首默默祷告,最后将香插进香炉。

整套程序进行后,虽然已是大汗淋漓。但此时此刻的我并没感觉到点滴的疲劳和劳累,体味到的是轻松和慰藉。

去年清明,我给爷爷扫墓,又碰到了移民到江西的表叔,表叔是原遂安县台鼎小学的老师,1959年狮城移民到我们村,后又移民到江西金溪。我说:“叔,您年纪大了,为什么每年都要回来扫墓呢?”表叔站在他父母的坟前说:“人这一辈子,只有站在这里,才知道你从何来,将向何处!”是的,“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这是哲学的三大终极之问。从哪来?静立茱冢默然,便会追寻到这个答案。人来自父母,父母来自祖父母,祖祖辈辈,总会有根,在这里可以寻根溯源。枝繁叶茂,总有落叶归根时,这就是我们融入血脉中的眷念。

曾记得,儿时跟着爷爷去扫墓,看着爷爷肩扛锄头,手拎祭品,边走边说祖辈如何遭遇乱世,吃尽苦楚,艰辛创业,又如何不幸离世。爷爷每次扫墓都不厌其烦地说那些原话,处在孩童天真时代的我,自然没有多少哀愁在心里,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如今,爷爷早已作古,现在每年给爷爷扫墓时,儿时那似懂非懂的叮嘱,仿佛明白了许多,似乎豁然开朗:“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难怪有人说,清明节就是中国的感恩节!清明祭祖,彰显的是血脉的传承与责任。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去年与八十高龄表叔汪老师清明扫墓邂逅,今年,表叔却已溘然离世,但去年表叔上坟下山回村的一幕,我不时浮现眼前,恍若昨日。江西表叔上坟回村,正遇上村里一位老者去世,是汪老师亲戚,在祠堂举行了告别仪式,时值中午快开席时,须发斑白的汪老师左手提着香纸,右手拄着拐杖,缓缓走进灵堂,大家赶忙招呼他吃饭。但他却说:“我还没跟亲家翁打个招呼怎么能吃饭呢?”当时,灵堂里好多宾客十分惊讶!竟然不知道这个招呼是怎么个打法……这时,只见老人家先是点燃蜡烛插入,紧接着点燃三支香,高举头顶,连续上下三次,然后插入香炉,再烧几张冥纸后才慢慢离开。当时有好多宾客不解。汪老师正色说道:“亡者为大,来到灵堂先向逝者行礼,一是对逝者的敬仰,二是对孝家生者的尊重。”汪老先生的言行教诲,犹如给所有在场的宾客上了一节孝堂奠敬礼仪课。由此,我感悟到:所有红白喜事涉及到的礼仪,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只有得到代代延续、传承,才不会辱没我们礼仪之邦的盛名!

我认为,清明节祭祖是中华儿女对先人的一种怀念;是中华儿女的一种情怀;更是我们中华古国的文明史。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今年,你回乡扫墓祭祖了吗?

清明即景

蒋樟炎

(一)

香风暖日过清明,
桃已芳菲柳已青。
祭祖赏春人似织,
碧荫枝上唱流莺。

(二)

极目云端拥翠微,
一湖碧水映霞晖。
繁花似锦忙蜂蝶,
拾绿寻红香满衣。

(三)

草长莺飞万物新,
郊原屡见踏青人。
落红飘舞杜鹃艳,
锦绣河山满目春。

(四)

夜来新雨降山丘,
泉水潺潺出壑流。
万树桃花迷晓雾,
一行垂柳拂风南畴。

七律

北海银滩

金华斌

白沙碧水艳阳天,
金港银楼伴海湾。
浪谷层层拍岸去,
船蓬点点不时还。
手摩玉粉溫柔里,
眼望滩云素净间。
更有舒心春暖至,
诗人共酒醉江山。

我们的副刊

是心灵自由自语、

交流交融的空间、

我们期待并承接

所有美丽而真挚

的文字……